日講四書解義

下論上

Иркут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ау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Фонд редких книг и рукописей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論語下之一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復古以維世也。孔子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禮。宣至和而作樂。樂。是二者。所以順世運不同。而習尚亦異。誠不可膠而寖非矣。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適

中。今但見其簡朴。而以爲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乎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以求觀美哉。

也。以俗尚觀之。孰不喜爲君子。以求觀美哉。

吾則不然。如用禮樂以治身。則思斂華而就實。如用禮樂以治人。則思去靡以還淳。寧從先進之野人之名耳。是知移風易俗。繫乎一人。庸衆雖安於習俗。君子貴求其當然。觀孔子從先進之意。其即帝王議道自己之法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一章書見聖門之多才也昔孔子應楚昭
王之聘陳蔡二國忌楚國之大因阻孔子之
行於是受厄於陳蔡之間其後孔子歸魯追
思往事而嘆曰吾門之徒從我者多矣當
陳蔡之厄猶濟濟也至於今或隱或顯或存
或沒皆不及吾門也夫患難適得相隨而閔

君反致離索聚散不常寧不關情形耶門人因
孔子之思而記之曰夫子之所謂從於陳蔡
者何人也其姓字猶可識也其造詣更可
觀也有得於己而謹於身者曰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是也有能立言而善答述者
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有通國政而練庶務者
曰政事冉有季路是有風雅可觀而間見博
洽者曰文學子游子夏是此皆從夫子於陳
蔡者其人其品各擅其長宜夫子之不忍忘

也。觀門人四科之言。而孔子造就人才之注可見矣。卽朝廷因材器使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喜斯道之得人也。孔子日學者於論辨之際。探求不已。不但自益。而更足以益人。而回則不然。蓋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疑問相長而後有所助。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所言。無不默契於心。怡然神解。蓋無所不說。而又安得有所助哉。

雖然此可爲顏淵言也至於學者宜日事於博學切問聖賢之旨非辨晰不精天下之務非考究不明默識心通豈易言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閔子之純孝也人之行以取信於人者爲莫大於孝而孝又或易得之於父母昆弟而不能得之於人。

者或易得之於父母昆弟而不能必之於人而反不能必之於父母昆

弟。處順處逆。非純孝者不能盡也。今閔子之孝。父母昆弟稱之。人亦稱之。內外之間。無間言者。其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也如此。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孝爲大。宜孔子深贊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以風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一章書。見孔子謹言之教也。詩經大雅抑之篇有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言深於謹言之旨也。南容每常三復

白圭。念茲不忘其用
以兄之
言之當謹爲何如耶。
季康子問
弟子孰爲
好學。不幸
此一
康子。問
五。門有顏回者
所優入。當不可量。而

則亡是人矣。夫人之爲學。當世既不可及。身
後不復再見。寧不動人深長思哉。宜孔子之
致愾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
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之愛回以義也。昔顏淵死。
其父顏路。家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
之車。賣以爲椁。意欲從厚以安賢子也。孔子

曰。人之子雖有才不才之分。而以父視之未嘗有異。亦各言其子也。昔吾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賣車而徒行以爲之椁。此故何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今並可爲回而舍車乎。蓋顏淵一生安貧樂道。死生一致。雖無椁何傷。惟孔子知之深。故不以薄葬爲嫌。非吝於一車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此一章書。是孔子悼道之無傳也。昔顏淵死。

孔子傷悼之曰。天之生回。斯道有賴。亦子之大幸也。而不意其遽死也。噫。天喪予。天喪予。

天豈獨喪回也哉。予誠不能釋然於天道矣。

孔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而誰爲。

夫人之爲慟。從而誰爲。

此一章書。見孔子哀之發而中節也。昔顏淵

死。孔子傷悼之極。於是働哭之働。從者勸止之曰。哀傷有節。子之哭回。可謂働矣。孔子曰。予之哭回也。雖然。哀可節也。雖然。有不能自已者矣。非夫人之爲働而誰爲哉。働者一時。而傷者無窮。孔子之爲働道惜人如此。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循理責門人。正所以愛回之深也。昔顏淵死。門人以其爲大賢也。而欲厚葬之。孔子止之曰。回之爲人。正無須於厚葬也。於是厚葬之。孔子嘆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乃今不得以自安哉。然此非我也。夫二三子之心。大異於回之心如此。愈令人思回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務遠之心也。季路問鬼神者。人之所當事。其道當何如。孔子曰。其可見者鬼神。未能事人而遽得其歡心。焉能事鬼而奠其來格乎。季路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其道爲何如。孔子曰。難窮者生。不必究者死。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可見人鬼總是一道。死生

恂恂一理。惟務力於平實之處。則知明即以通幽。而全生即以全歸。豈可舍近求遠。而騖於幽杳難知之域哉。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諸賢之氣象也。門人謂昔夫子在坐。而閔子侍側則見其外和內剛。如也。冉有子貢。則見其果敢發越。行行端嚴正直。侃侃如也。

觀四子之
人斯世有
其樂者然
吉之道故
死然此不
中也而不
魯人爲長府
作子曰夫人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

其來舊矣。一旦欲改作而更新之。此乃變制之漸。亦聚利之萌也。閔子騫娓言以止之曰。天下事。創作者難爲功。完舊者易爲力。彼長府雖久。未至大壞。因其舊制。稍加脩葺。何爲不可。何必改作。而爲勞費之事乎。孔子聞而贊之曰。夫人不輕於言者也。惟其不輕於言。故一言而關生民之大計。動當事之深思。言必有中。可謂仁人之言哉。大抵勞民傷財之事。雖在一時。而變歷代之規模。啓聚斂

之苛法。關繫正自不小。閔子不極言其弊。所以婉而易入。孔子復稱說其美。愈令聞者知愧。聖賢之愛魯民。正其深於愛魯君臣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作人之法也。孔子之道。通於性情。瑟雖一藝也。而平日聲音所養。皆涵養者

之道。由之鼓瑟若直任氣質。無一可立見。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乎。此蓋欲由自警省。而進

然。奚爲於丘之門乎。此蓋欲由自警省。而進

於沉潛也。乃門人不知。遂不敬子路。孔子曉之曰。二三子何遽輕由耶。據今日之由。可謂升堂而登高明之地矣。特未入室而造於精微之域耳。使由能自勉。寧有限量。而二三子輕人者更非。孔子此言。不但遣由。亦所以遣門人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中道約人也聖門弟子有顓孫師與卜商二人者雖俱稱爲賢而所造各有不同故子貢偶舉以問曰師也才高意廣往往至於孰爲勝乎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二人所造如此觀其所造而賢可知也子貢不達其義乃問曰天下之事未有不以過爲勝以不及爲不勝者商既不及然則師已愈於商與孔子曰學問之道貴適乎中不及者固

失之卑陋。而太過者亦失之夸張其非中道。
正自等耳。安見其爲愈哉。蓋無過不及之謂
中。使學者各省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庶幾
斯道之有賴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正黨惡之罪。以警言權臣也。
昔周公以叔父之尊。兼安定之功。分土封魯。國
其富宜也。季氏魯大夫耳。而乃富於周公。其

攘公害民之事。可忍言哉。曲有以形過。上全國體。下安民命。斯爲盡忠益其富。不義甚矣。

弟而爲季氏之家臣。自宜救正其過。上全國體。下安民命。斯爲盡忠益其富。不義甚矣。

事主而爲之聚斂而增益之。道也。乃不能以道

孔子絕之曰。吾之門。以致君澤民爲教。而求

乃以黨惡害民爲悅。殆非吾徒也。此而不聲

其罪。則亦不肖之徒。亦何所不至哉。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可見聖人深惡惡必先絕其黨。在

非有不過欲邀邀季氏之歡心。而不知難逃於

聖門之公論。使小子傳之而共懼。卽季氏亦
聞之而知警。眞仁人之心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此一章書。是示人宜進學以化氣質之偏也。
孔子嘗評論及門之才質。謂凡人氣質不能
無偏。而皆不妨於進學之道。特患不能自知其偏
則無以施轉移之功耳。卽如柴也謹厚有餘
而明智不足。可謂曰愚。參也資稟遲鈍。而警
敏不逮。可謂曰魯。師也容止可觀。而少誠實

惻怛之意。是之謂仁。由也粗直自遂。而少溫潤和雅之文。是之謂武。賜也辯晤。使此四子者。各率其性。與庸俗人何以異。而不知能進之以學。則皆任道之器也。蓋四子得聖人而師之。知其偏之所在。或充之以學問。或文之以禮樂。俱不失爲大賢。然則人亦貴自勉耳。豈可以資氣之偏駁自詒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人所長。以進其所不足也。孔子曰。吾門之有回賜。其聰識未嘗不相近也。而中實有不同者焉。回也以明睿之姿。務潛潛之學。其於道也。殆庶幾乎。但見其陋巷食貧。屢至空匱。而處之泰然。何其澹忘若此也。若夫賜則不聽受貧富之命。而務生財以致富焉。較之安貧樂道者。爲何如哉。凡所億度。每切中實有逼於人才識明敏。而充之。其進於回何難乎。然其所以不足者。尚由此而見

氣質偏雜者不可以自畫而賦資明達者尤不可以自炫使子貢而不聞聖人之教則安知不終以貨利遺譏而小慧自誤耶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生質之美而進之以學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一而獨有所謂善人者其道爲何如孔子曰凡人之圖於氣質者多矣即有志向上亦必循途守轍而後可以合道惟善人不拘聖賢之成

法而自無偏雜之患矣不踐迹者然每自任其性情無加以澆僞之本然未嘗入於室合而觀之而亦不盡生質而能不以學問自限其優入也不更易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考行之法也孔子曰人之情僞不可見所可見者容貌詞氣之間

而已。然容貌詞氣有
見而未易測者。若專
而即許與之則安知
者乎。亦安知其爲表裏如
乎。以君子待人雖忠
欺則迎合之弊自我開之矣。甚矣
不可以古帝王取人之法既
觀敷奏以言之言尤詳明
申之考績不遽以知
人自任。所以

議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人施教之意也。昔孔門弟子。有子路者。嘗有聞而患未之能行。因問曰。人之於道。以能行爲貴。自今一有所聞。即

當勇往行之乎。孔子曰。聞善固當勇爲。然父
兄在上。必須酌於義理。審於時勢。有不敢不
稟命者。奈何可率意而行之也。又弟子有冉
有者。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因問曰。人之求
道。力行甚難。自今若有所聞。卽宜亟推詄。一有所聞。卽宜去
乎。孔子曰。行善不宜遲。鼓其志氣。有不可不勤敏者。豈可不
其因循。故鼓之也。此孔子因人施教。妙於裁成在
篤實行之知也維時弟子公西華者見二子

問同而答異。不能無惑。因問曰。爲學者。皆有定向。施教者自無異同。由之問。聞斯行諸。無異於求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有父兄在。求之問。聞斯行之。所問同而所答異。此赤之不能無惑也。孔子曰。子知二子之問同。亦知二子之材異乎。求之資稟過於柔。柔則凡事畏縮不肯前進。故告以聞斯行之。蓋使勇往力行。以變其怯懦之習。乃因其不及而進之也。

由之資禀過於剛。剛則凡事銳進。無計
故告以有攴兄在。蓋使安分循理。不流於妄
動之失。乃因其過而退之也。或進或退。總因
其人而成就之。何疑乎。總之聖人教人。
不欲其過。不欲其不及。惟使之合乎中道而
止。故無人不在其陶鑄之中。此所以爲萬世
之師也與。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

此一章書。見聖賢遇變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爲匡人所圍。倉卒遇難。顏淵偶後。其時匡人肆惡在孔子。及其遇也乃顏淵不勝其喜而謂之曰。吾與汝相失。以汝被圍而死矣。今幸在耶。顏淵對曰。回於夫子在。回不敢先死。文既在茲。匡人亦以道爲重豈敢輕於赴鬬以死乎。夫子既在則回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雖死生在前。審處不可見聖賢以道義自重。雖死生在前。審處不

苟而兄區區進退得失之故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沮僭竊扶綱常之深心也。

季子然是季氏子弟。昔仲由冉求爲季氏家臣。故子然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可謂大臣與。以陪臣而冉求者其人品才識。

擬大臣。其儕甚矣。孔子答之曰。吾以子爲問。亦非常之事。今乃以由求爲問。亦非常之人。與非我之所望於子者矣。且子以由求爲大臣者。豈知大臣者耶。蓋所謂大臣者。大以道事君。與百職事之承順而已。如是則爲之大臣。迴乎不同。如君之行不合於道。則爲之贊助以成其美。如君之行不合於道。則爲之匡救以補其闕。務期引君於道而後已。如是人而信用之。則上而成就君德。下而利濟斯

民。一德一心。可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使不加信用。而見有不可也。亦惟抱道而退。必不枉道以爲身辱。與求也。同爲家臣。止可謂從政之具。此今由豈大臣之爲大臣。固如此乎。此孔子抑二子。正所以折季氏也。乃子然又問曰。二子既非大臣。則凡行事之際。亦唯唯聽命而無所可否與。孔子答曰。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名分所在。則彼皆知之使安常處順。彼從之可也。若不循義

理。而犯天下之首惡。吾見其灼有定見。確有定守。必不與黨同以從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二子從己以助亂。故孔子陰折之。此僭竊之萌。所以潛消。而綱常之大。昭然而不可掩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章書。見學乃爲政之本也。子羔。姓高。名

柴。孔子弟子。昔費邑屢叛難治。子路曾爲季
氏家臣。因薦子羔爲費邑之宰。以子羔質雖美
質朴。可鎭服以弭其亂也。不知子羔爲費宰。
而未嘗學問。將內則妨於脩己。外則妨於治
人。愛之適所以害之也。故孔子曰。賊夫人之
子。是深責子路之妄舉也。而子路不悟。乃強
辭以應曰。費之中。有民人焉。可以治。有社稷
焉。可以事。治之而求所以治之理。事之而盡
所以事之道。此卽學之大者。何必拘拘焉從

事誦讀然後開心學故。子路蓋好
之意左矣故孔子責
非情之當否但以凡人不論理
而痛絕者也今由也不揆義理而惟
入可無從而後於古者學古入官必先從
事於學。而後於脩齊治平之理。持之有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誠不可不以
典學爲要務也。

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世。必先考志之公西華。曾晳。冉有。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名點。是曾參之父。昔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之側。孔子欲觀其志。乃謂之曰。人或拘於少長之分。而不罄其所懷。故欲內考其心。不可得也。今爾雖有一日之長。但有懷必吐。毋以我長而不言也。且爾等平居自念。則曰吾之才識可爲世用。但人莫知

耳。如或有人知爾而用之。其將何所挾持以
副其知耶。此孔子欲觀諸賢之志而裁成之
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此一節書。是子路之言志也。時子路一聞孔
子之言。遂不復退讓。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
之國。兵賦繁多。且管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

肘。加之以師旅。而謂發不寧。因之以饑饉。而荒歉不足。此固時勢之難爲者也。使此而爲之。外禦強隣。內養百姓。脩政教。勤訓練。比及三年之久。可以使民有勇。而且知親上死長之方焉。是則由之志也。孔子聞而哂之。非哂其志之小。乃哂其言之輕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一節書是冉有之言志也。當子路既對之

後於是問求爾之志何如冉求對曰以求之
志不敢任千乘之國也但方六七十里之小
國或五六十里之尤小者使求也處此而爲
之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賦開源節流比及
三年之久則仰事俯育有其資水旱凶荒有
其備可使家給人足無凍餒之虞焉如此者
亦但能使民不匱耳至若民性易修有禮以
節之民心易滿有樂以和之則俟夫才德兼
全之君子非求之所能也其言詞謙退有如

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此一節書。是公西華之言志也。當冉有既對之後。又問赤何如。赤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卽能之也。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願於此而學之。如彼宗廟有祭祀之事。皆禮之所在也。赤則服禮服。冠禮冠。願爲贊禮之小相焉。於時序其

儀節。使君無失禮於宗廟。審其應對。使君無失禮於諸侯。是赤之志也。其言詞謙退又如此。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此一節書。是曾皙之言志也。三子之言既畢。於是問點。爾之志何如。蓋三子言志之時。點

正在鼓瑟。至是方閼。而徐音猶鏗爾可聽也迨承孔子之問。乃舍瑟而作。進而對曰。點之爲志與三子之問。乃各言其志而已。夫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之所在。正不必同也。孔子曰。點之也。點之所志。原無需於異日。而正不外乎目前。即如今莫春者。天地之氣甚和。足以適體。因而袷之服既成。足以適懷。單袷之服既成。足以適體。因而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焉。童子六七人焉。少長咸集。薄言出沂而遊。或相浴於沂水之溫泉。或乘風

於舞雩之高爽。乘興而往。適興而止。此唱彼和。相與歌詠而歸焉。是則點之志。他何慕焉。孔子乃有契於心。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蓋喜其有民胞物與之象。果不同於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五節書是曾晳質三子之言志也時三子既罄所懷於是皆出而侍唯曾晳獨後乃問於孔子曰適三子之所言者其是非得失何如孔子曰亦各言其志也適有不同要不過各言其志而無實也點又問曰夫子何哂由與孔子曰爲國者必以禮爲先而後上下不爭各其志之所存固非誇大而夫子之獨哂由與孔子既各言志而夫子獨哂由何也與

安其分而國可治。今由之。聽急遽有失遜讓。是以哂國可治之耳。點又問曰。邦求志在足民。其所治者。亦必一國之民也。豈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即謂非邦也與。孔子曰。國有大小。其爲邦則一也。安見百里者即爲邦。而六七十。五六十者。遂非先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點又問曰。赤之志。雖在禮樂。而所願者則不過小相。豈赤之所爲者亦非邦也與。孔子曰。宗廟以享親。會同以睦隣。皆諸侯之事。赤

之志既在此謂非諸侯而何且赤之所云小相者特自謙耳倘以赤爲之嫺於禮樂而爲之大乎觀求與赤小亦孰能出於其右而爲邦則孔子之哂由者可無再問而自明矣要之聖賢之學務因時處中隨在各足雖功蓋天壤總無加於性分之外原無所容其矜張也所以才具雖足以用世而尤必涵育於中和觀聖人許點哂由其造就之方不更悠然可見與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孔門治心之實學也。爲學莫切於求仁。故顏淵以仁爲問。蓋欲得仁之本體而從事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莫可名言。存乎人者天理當然之則謂之禮。人心私欲

之累謂之己爲仁者但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卽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於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大而速者蓋如此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爲克爲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於外而由人乎哉於時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於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

者。應物之初。謹於將動之際。多不合於禮。必也制於未發之
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
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克己也。己克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爲
則禮復。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顏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
仁也。顏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敏。而夫子之教。則確
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敏。而夫子之教。則確可循也。請從事於心。務於視聽言動之間。自

之累謂之己爲仁者但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卽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於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大而速者蓋如此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爲克爲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於外而由人乎哉於時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於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

者。應物之初。謹於將動之際。多不合於禮。必也制於未發之
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
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則勿視勿聽勿
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克己也。己克而仁不在是乎。
則禮復。天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
仁也。顏淵敏而夫子之教。則確
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
可循也。請從事於心。務
於視聽言動之間。自

克而自復焉。豈敢自詒以負夫子之教哉。要之爲己爲人心禮即人心自道心之說也。苟隨時省察。則人心自全。於以仁覆天下。亦何難之有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以省心爲仁也。昔仲弓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存於心。不外敬恕二者而已。

凡人見大賓時。無不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敢肆。卽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賓之是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子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敢放。卽一使民而宛然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於人己之間。凡人以非理加諸我。心而體勘其欲也。己所不欲。而卽不以施於人。

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
或內或外。皆吾考証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
相安。在邦無怨。內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
無在非敬。卽無在非敬恕之徵驗。
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故仲弓直任之曰。雍雖
不敏。而夫子之語。則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
敬恕之功。以考無怨之效。敢不黽勉
訓哉。要之仁存於心。有物蔽之而卽昏。惟是
時時體認。敬以直其體。而恕以達其
用。此天

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成善也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此一章書。見爲仁在於存心也。司馬牛名犁。孔子弟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之道在於存心。心之存與不存。可於其言見之。惟仁者涵養既純。隨在緘默。凡啓口之際。若有所隱忍。而不敢輕發者焉。子欲爲仁。亦惟在乎謹言而已矣。乃司馬牛未達其故。復問曰。仁道

至大。當非緘默足以盡之。其言也訒。卽此便可爲仁矣乎。孔子曰。訒言非。易事也。人惟心之不存。故凡事率意而妄爲。而言則輕出而無忌。若仁者。心存不放。凡事皆熟思審處。而不敢苟且。慮始圖終。必敬必愼。是爲之如此其難也。彼爲之旣難。則雖欲輕出一言而不暇。多置一言而不敢。雖欲不訒可得乎。蓋司馬牛多言而躁。雖因其人而教誨之。而要之言之訒者。則心必存。心之存者。則理可得。此

巧言者鮮仁。而吉人之辭恆寡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一章書。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馬牛問君子於孔子。彼以君子爲成德之人。意必有所奇特。而不同於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絕無繫累之私。縱憂懼之來。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恆不見有可憂可懼者

焉。欲爲君子。亦不憂不懼而可矣乎。曰。問曰。君子矣乎之道。人所難能。豈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憂不懼。未足以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則禍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若驚。此多慮。事既至而若驚。此憂懼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無愧無作。省於內者。無一毫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累其心。縱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憂懼之有哉。此蓋脩己功深。造於

成德之域者。乃能如是。誠未可以易視也。按

司馬牛憂之兄桓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孔子從

而慰釋之。要之兄桓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孔子從

也。蓋君子常存敬畏。則其心皆天理。而無繫

吝之私。然則兢兢業業。夫亦內省之實際與。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

兄弟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脩己以聽天也。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爲亂於宋。而其弟子頗子車者。又與之同惡。司馬牛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誼。若能相保。眞天倫至樂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獨無之。不亦大可憂者乎。子夏乃從而解慰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之言矣。謂人之死生。皆有所稟之命。不可移易。富貴各有所主之境。但當順受之而已。覩夫邀。凡人於所處之境。但當順受之而已。覩夫

子此言。可見兄弟之有無。皆天命也。憂何益焉。且吾人處世。亦當以君子爲法。惟盡其在我。而不爲外物之所搖。故其持身以敬。而無始終之或渝。待人以恭。而親疎厚薄之間。皆合於理。而得其當。以此恭敬於人。則人亦恭敬於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即四海之廣。皆我同胞之兄弟也。然則又何患乎無兄弟耶。然則能自脩耳。憂何益哉。蓋子夏寬牛之特患不能自脩耳。憂何益哉。蓋子夏寬牛之處世

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言。而要之恭敬有禮。乃處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此一章。書見人心自有眞明。不必驚乎高遠也。子張問曰。人情多變。物類甚紛。難於鑒別。非至明之人。不能窺其隱深也。必何如而後可謂之明乎。孔子恐其馳於遠而失之近。乃告之

曰人之蔽於遠者由其蔽於近也如語人而直言人過猶易窺測惟譬而浸潤焉者旁引曲喻日積月累一如水之浸物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惑而不覺其入矣如愬寃而其詞稍緩猶可挨慶惟愬而膚受焉者形容痛楚情詞迫切殆如身受其禍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動而不及致詳矣夫用機如是之深設心如是之狡皆人所不能察識者若能燭其僞辨其奸而能不行焉則是聰明獨湛洞見

隱微。是可謂之明也已矣。且不但謂之明也已矣。有如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能不行焉者。自非鑒識精明。超然萬物之上者。未易至此。豈非明之至而爲遠者乎。蓋人心本無不明。而惟至應物之際。則往往爲其所蔽而不及覺。或恐爲其所蔽而以意揣度。疑慮紛紜而愈不明矣。此致知格物居敬窮理。爲求明所切要之旨也與。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有權而總以信爲
立國之要也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爲
政者凡治以食爲天必制其田
里薄其稅斂則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
爲衛必令其訓練則兵足而民
爲充其行伍時其
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
則民豈

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禮義。使民皆尊君親上。而無詐無虞。則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經。缺一不可也。子貢又問曰。三者兼全誠美矣。倘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兵。盖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結之。則家自爲衛。人自爲守。雖無兵而國可保也。子貢又問曰。去兵已屬權宜。設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無食則死。原不可去。

但自古以來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德而人之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者也使民而無信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無以自立民不立而國誰與立耶可見爲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強而要必以信爲本蓋爲上者以實心愛戴其民則爲民者亦必以實心聯屬衆志成城即不言富強而富強在其中矣三代以上建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秦至強如秦至富如隋而國運如彼其促

區區富強亦安足恃耶。此仲尼之門。三尺之童亦羞稱五霸之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此一章書。一是救文勝之弊。一是救質勝之弊。而無忠實之心。乃立論易俗之責。惟君子是賴。君子誠欲轉移風氣。以靡文相尚。而

移風化。但朴素誠實。不失本來之質足矣。何必虛文以相尚哉。子貢聞而正之曰。人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獨在崇本。其所立論誠君子維世之心也。但惜乎意雖美而言未善。雖駟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蓋人之爲道。無文不行。有文有質。不可無質。有質亦不可無文。文與質。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即如虎豹之鞟。不猶夫犬羊之鞟耶。此夫子之

言爲未善也。夫文非質無以立。而質非文無以行。內外輕重。原自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矯枉過正。而子貢之論。亦渾然無所別。必如孔子文質彬彬之說。而後爲大中至正。萬世無弊之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一章書。見足國莫先於足民也。哀公問於

孔子弟子有若曰。今者年歲饑荒。國用匱乏。將何策以濟其困乎。蓋哀公之意。欲加賦以足用耳。有若對曰。國家之用。原取足於民。若取之有制。用之有經。則國用常足。而無凶年之患。君欲足用。盍行我周徹法乎。公曰。徹者。什一取民之制也。我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至今用猶不足。如何更行徹法乎。有若對曰。君民原屬一體。徹田之制。正逼乎上下而爲之計也。如徹法行。則井地均而穀

祿乎。取民有制。而民無暴征之虞。是百姓足矣。百姓既足。則輸將恐後。凡軍國之需。自無匱乏之患。是百姓足。君不足者無有也。若徵法不行。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取民無度。而民有貧窶之苦。是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正供維艱。豈有賦稅不前而經費不缺者乎。是孰與君以足之足與。不足。惟百姓與之。有國者不見國用爲念。而當以足用爲念。而當以愛民爲心。蓋民猶子

也。君猶父也。豈有子富而父獨貧者。誠知君
民之一體。而後信藏富於民。損上益下之說
之非迂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貴於誠與明也。子
張問於孔子曰。得於心之謂德。而德何以崇。
蔽於心之謂惑。而惑何以辨。此蓋欲求進於

高明也。孔子告以切己之功曰。德之欲崇也。
必須先立其本。而加以培益之功。夫天吾心之
誠實眞切者。忠信是也。要當常存於中。使爲
主宰。而無一毫之虛僞。則其本立矣。然忠信
而或有拘牽。則不合於義。而亦爲德之累也。
故於義之所在。又須隨時遷徙。使合乎宜。則
內外兼資。表裏交養。而德有不崇者乎。至於
欲惑之辨。亦當知其所爲惑者。而惑自辨矣。
如人之生死。皆有一定之命。非因乎人之愛

惡爲轉移也。有如愛是人也。則欲其生。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生也。惡是人也。則欲其死。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死也。況又欲其生。忽而惡之。又欲其死。總此一念愛惡之私。變遷無常。直欲使造化生死之權。隨我轉移。豈非惑耶。誠一返心自思。則惑自辨矣。總而言之。君子脩德必本於存誠。而去蔽莫先於窮理。誠立則知自至。有志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於盡倫也。齊景公一日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爲政固自多端而其要則在於盡倫。必爲君者。主治於上而止於仁。爲臣者。承事於下而止於敬。爲父者。爲子者。祇載於前而止於慈。爲父者作則於前而止於孝。斯大倫既敦。而治理可由此而舉。君臣

父子豈非人道之大綱而爲政之根本與景公聞而嘆曰善哉此言眞切要之論也信如君不盡君道則不成其爲君臣父不盡父道則不成其爲父子君臣父子彝倫既不盡子道則不成其爲子君臣父子彝倫既斁則紀綱法度亦文具耳欲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卽使倉廩充實米粟豐盈吾亦安得而享之耶蓋景公失政綱常倒置啓亂召變非一日矣迨善孔子之言而又不能用卒之

亂之生也。果不出於君臣父子之間。信乎爲
政者。必以敦倫爲要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此一章書。見服人貴於素養也。孔子曰。凡人
各懷求勝之心。而訟成焉。訟則情僞多端。變
詐百出。聽訟者。雖極力訊鞫。多不能得其情
而使之悉服。若不事繁詞推問。而止於片言之
下。剖斷曲直。各得其宜。無不爽然輸服者。其
惟仲由也與。蓋仲爲人。忠信明決。故足以

服人如此。是蓋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門人因孔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未嘗以一言負人。然有言必踐。是其忠信也。無宿諾。是其素。故言出而人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許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於折獄之時。而亦不必有折獄之事也。然則觀人者。亦唯覘其生平而後可乎。否則漫然而許之。鮮不失之輕忽矣。一字褒貶。

嚴於衰敝。唯聖人能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一章大本也。孔子曰。爲治者當圖其大本。若徒治其末。非上理也。如曰。爲治者書是言治貴崇本也。非上理也。如曰。爲治者訟而爲上者審其是非。晰其情僞。吾亦可以及人也。必也正本清源。有所以感格於先。使民知恥向化。相率而歸於無訟乎。然此非有法以驅之也。蓋平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耳。可見爲治者不貴有聽

訟之才。而貴乎無訟之
崇。而不必徒治其末也。記曰。大畏民志。此謂
知本。尚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其斯之
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本於誠也。子張問爲政
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爲政之道。非可以苟且
取效。而後治可成。蓋政之存於心者。謂之
盡其誠意。亦非可以虛僞成功。必所存所發。各

居然求治非不甚切。而不能始終如之故居然求治之必欲無倦。如養民則必思何以遂其生。教民則必思何以復其性。一日百年無有間斷。自然經營圖度。用心精詳。而成效可期矣。政之發於事者有之。故行之必期以備。而不能內外如一者有之。故行之必期以忠。如養民則必實使得所。教民則必實使成俗。民法美意。不事虛文。自然設施措注實意流通。而上理可臻矣。要之政本於心總不外

乎一
政寧
有純
寸曰君
此一章
也曰世
所存不
者非小
所存也

誠而已惟誠則始終無改內外
有不善者乎先儒謂有純王之
倦以忠之說也
子成人之美不反是
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
而不樂有小人者以其
同因而所好亦異其關於世道人心
小也如君子渾然成德有美無惡乃其
是與己相合自然不忍

棄置故誘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獎勸之由己能而勉其未能。務成其美而後已。至見人之惡是與己相背。白然不容滋蔓。故規戒之不令其或長。即人之惡或不能無而君子則決不成之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見人之惡喜其與己相合。則迎合容養以成之見人之美惡其與己相背則忌刻詆毀而不成之此正與君子相反也可見用一君子衆君子皆因之而成。豈有君子盈

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衆小人亦因之而成。豈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亂者乎。拔茅連茹。則上下蒙休。當惡濟凶。斯朝野受害。觀大易否泰剝復。陰陽消長之間。而後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治亂休戚所攸關。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一章書。是言正己爲正人之本也。季康子

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爲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爲言。紀綱整理。名分齊肅。所以正人之不正。而使之各歸於正也。然正人者。必先自正其身。子今爲政。不當責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如欲人以正事君。則先自盡忠誠以示爲臣之則。欲人以正守官。則先自盡職業以立居官之準。作事可法。進退可度。言則守經據理。不涉詭隨。行則秉公毫無私曲。如是。則標準既立。模

範克端凡在子之下者孰不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相率而歸於正哉。苟不置身於
繩之中。則所以自治猶疎雖驅之。以
以威。不能強之使從。子欲爲政。亦惟本諸身
焉可也。蓋康子之意。專在正人。孔子之意務
先正己。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上
行則下效。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董仲
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
百官。以正萬民。孔子此言。不獨告魯

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一章書。是言弭盜者貴清其源也。季康子患國中多盜。問於孔子。孔子思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爲盜。起於貪財好利。而盜竊生焉。此不在乎嚴緝次盜之法。而在乎清出政之倡也。誠使子能清心廉節。不事貪欲。則廉恥風行。人知自守。雖

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愧恥之心發於中誠
自不宥爲矣尚何盜之爲患哉蓋惡之心
人所同具未有上以不貪爲寶而下猶以冤
攘爲事者況上之人誠能存此不欲之心則
誅求不擾鑄愧有加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
畜安居樂業永爲盛世太平之民將見衣食
足而禮義自興豈但不爲盜而已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用德而不用刑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世俗澆薄人多無道。若不加之刑威無所畏懼。吾意欲剪除無道之人。庶幾懲一儆百使人皆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操轉移化導之權者。子也。子今爲政。民所視倣。志存於殺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且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導之。未有不趨於善者。特患子不欲善耳。

使子欲善之心。果能躬行實踐。篤恕至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自然率從。不變而羣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之德。主於感人。猶之加之以風也。小人之德。主於從人。猶之草上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必然之理耳。何以殺爲。蓋康子之意專在以善率民。

意專在以刑齊民。孔子之意專在以善率民。曰求民善而民未必善。下之應上。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人主可不以躬行德教爲化民之本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此一章書是辨聞與達有誠僞之分也。子張平日。專於務外。而無切實爲己之功。一日問

於孔子曰。人既謂之士。當必有與天下感通之處。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逆知其未識達字之意。故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將以發其行。謬而正之也。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必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聲稱無間。彰其行。隆。在邦在家。所至必聞。此子張忽於近裏著己之功。未免有才高意廣之失。而誤以聞爲達矣。孔子曰。如爾之言。是聞也。非達也。夫虛聲傳聞。使彼知我之謂聞。實德昭宣

自我達彼之謂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間
誠僞之分。不可不辨也。夫達也者。以言其內。
則質樸而無巧僞。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
則秉經合乎義之常。達權盡乎義之變。其立
心行己之實如此。然猶未敢自是。而察人言
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
失焉。人之顏色俱與我矣。又不敢以賢知先
人。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以爲受善之地
焉。其接物持躬之謹又如此。此皆切實爲己。

初無爲名之心。然誠中形外。隨處感孚。其在邦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見於行者自通達而無所窒礙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若夫聞也者。不思務實而專務求名。其於仁也本非實有。卻於日所行。則蹈履多愆。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爲是。無所忌憚。泰然居之。如實有此仁者然。此與觀察下人者

異矣。此其人事事反乎闇脩。種種向外粉飾。欺世盜名。眞僞莫辨。故其在邦也。動輒見稱於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動輒見稱於父兄宗族焉。究之虛譽日隆。實德日損。欺掩之情必至敗露。其可與達同日語哉。要之聞達二者。其迹雖若相似。其行判然相反。一則存誠而務實。徵之在學術趨向之間。顯之即關世道人心之大。衡量人才者尤宜致愼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也。昔者孔子閑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忽有觸於心而問曰。德者心之理。如何可以崇之。慝者心之惡。如何可以脩之。惑者心之蔽。如何可以辨之。孔子曰。爾於遊息之時。而不忘治心之功。善哉

爾之問乎。夫崇德固有德分中當爲之事。若事未爲而先計其功。事方爲而遽圖其效。心之不專。德何由積。必也先其當爲。不計所得。純乎天理之正。毋間以人欲之私。則心志專一。德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而何。至於外者易見。而匿於心者難知。若責人也重以周。而責己也輕以恕。則吾心之惡痼加其爲藏匿也多矣。必也攻去在己之惡。痼克治。不使少有寬假。而專於責己。無暇攻人之惡。則

自治誠切。毫髮無遺憾矣。非脩慝而何。人之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念。一朝之忿。不過起於細微。乃不能自制。遂至與人爭鬬。不知有身。幷不知有親。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慝之甚者。誠能辨之於早。則心無所蔽。既能懲忿。惑於何生。非辨惑而何。要之吾心之天理。必涵養操存以培其源。吾心之省察克治。以去其累。故德日起而大有功。疵累消而智益明。分之雖有三事。合之不外一

心善學者體驗而無間焉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一章。是言仁知有相成之用也。樊遲一日以仁爲問。孔子曰。仁主於愛。必也親疎厚

薄。皆在怙目之中。斯可謂仁矣。又以知問孔子曰。智主於知。必也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一問。孔子之言。以爲仁無不愛。而智有分別。似乎知有妨於愛。故尚未達其旨。孔子曰。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行事端方。此人之直者也。吾眞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若立心邪曲。行事偏僻。此人之枉者也。吾眞知其枉。則舍而勿用。此見甄別。方行感化立效乎。曰邪枉錯之。將見甄別。方行感化立效乎。曰邪枉

之人。亦莫不翻然愧恥。去惡從善。而俱變爲直矣。是故鼓舞之妙。卽在黜陟之中。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樊遲尚未曉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復問之於師。又質之於友。遂退而見子夏曰。鄉者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果何謂也。子夏聞其說而歎曰。富矣哉。夫子之言所包者廣。蓋卽古帝王有天下者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皐陶。舉爲士師。

由是天下之人感發興起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遷於衆人之中鼓舞踴躍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違去而無迹矣蓋選於衆舉爲阿衡由是天下遷於衆人之中鼓舞踴躍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違去而無迹矣蓋選於衆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分之明日月徧照萬物

而不出。覆載之大。天地並育羣生。而必須照
臨之功。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大
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

此一章書。是言交友貴始終相成也。子貢問
交友之道。孔子告之曰。友以輔德。凡有過相
規。非徒博夫責善之名。必須發乎至誠。盡心
告誡。然使過於激烈。則受之者難堪。又須心

平氣和。委曲開導。或從容漩遶而有餘味。或
精切簡當而可深思。使吾之言婉而易入。則
己意伸。而聞之者無忤矣。若其蔽錮執迷。猶
不見省。則當見幾知止。無徒以數見
取辱焉。非棄之也。所以全交道也。蓋友以義
合。既盡其心。又全其義。交友之道。不過如此
雖然。天下忠直之言。往往逆耳而難聽。諛悅
之詞。往往遜志而易入。聽言者亦當開誠求
諫。和顏虛受。庶規誨切磋。相與有成。諍友之

爲益豈不大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一章書。是曾子示人以取友之益也。曾子

曰。凡人爲學。必先致知。致知之後。必須力行。

二者皆於友良友是賴。君子之於友。不徒會之

也。或考詩書於古。而識聖賢之成法。或稽事

物於今。而知理道之當然。以文會友。則疑義

析而道益明矣。君子之會友。亦不徒爲虛文

已也。有過則相規。有善則相勸。黽勉乎身心

之要。砥礪乎倫常之大。以友輔仁。則取益深而德日進矣。君子得友如此。至若人主在天下之上。講學脩德。尤爲要務。商宗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成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求助於臣下之心。先後一揆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此一章是言政貴有恆也。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不宜徒責乎人。惟當反求諸己。凡孝弟之行。非可徒以言語戒飭之也。必上之人。先行。欲民孝。則示以親親之道。欲民弟

則示以長之道。先從一己躬行實踐。以倡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農桑之事。民之本業所應爲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驅使之也。必也視民事爲己事。時當播種。則勸課其樹藝。時當收穫。則巡省其田疇。日與小民親歷艱難。以區處之。則民有所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過如此。子路負兼人之才。以爲先勞二者。己所優爲。復請增益。孔子告之曰。典。行勸事者。政之全體。而

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
永久勿生厭怠。則萬化貞乎一心。百年猶之
一日。政之能事畢矣。先幾勞之外。復何益哉。從
來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衆。故明作者有
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體乾者不息。孔子之
言。不獨爲子路告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宜敦大體也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必先委任屬吏使之各專理而後覈實課功則己不勞而政務畢舉矣人有大罪固國法之所不貸惟過誤則出於無心況又過之小者若一槩苛責則法網太密而人心無所容必矜全而赦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服矣至於賢而有德才而有能之人皆可以輔我爲政者也若

遺棄田野。則衆務廢弛。誰與共理。必也旁求俊彥。使懷才抱德者。悉布列績咸熙矣。政之大體如此。仲弓又問曰。賢才必知之眞。而舉之徧焉能以悉。而後舉之。當盡天下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賢才不患不知。特患不舉。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人爲爾所知者。爾但於已知者。自有以感興好德之念。悉化姻嫉之心。人亦各舉所

知。豈有以積行之君子。
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耳目無窮。不必求
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也。聖人識見之大如
此。合而論之。細瑣不親。總攬之體也。庶苛不
事。惇大之遺。延攬之體也。俊乂不遺。延攬之體
道也。雖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明倫爲出治之本也昔衛靈公既卒立蒯聵出奔晉國靈公以世子蒯聵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

不以蒯聵爲父是綱常倒置名實乖亂矣此時孔子自楚返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

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之所先。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大旨

此章論爲政之道。在於名分。名分不正。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刑罰皆不得其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必先正其名分。而後可以行其政。

大意

子曰。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將待子而爲政。子之所先。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大意

子曰。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將待子而爲政。子之所先。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大旨

此章論爲政之道。在於名分。名分不正。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刑罰皆不得其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必先正其名分。而後可以行其政

甚矣。故孔子直責之曰。野哉由也。大於事理。有所疑而不知者。必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且我之欲先正名者。夫豈迂哉。名者。言事禮樂刑罰之所自出也。若使名不當其實。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有不順矣。言既不順。則名實相違。言行不符。政務之施。如何得成。夫惟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後禮樂乃興。若事既不成。則動皆苟且。本末舛逆。又安得有禮樂。禮樂不興。則

倒行逆施。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不中。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凡民趨避無從。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名之不正。其弊一至於此。故君子爲政。無所名則已。其名也必可以上告祖宗。下示臣民。見之稱謂而無愧。斯名之。若不可言者。則不敢名也。無所言也。必可以止綱常。昭倫紀。見之行事而可法。斯言之。若不可行者。則已。其言務求名實。無所苟而已矣。

從來政非分不彰分非名不著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假馬細故也而孔子嚴之兄事關人道之大天倫之重而可以掩天下之耳目欺萬世之公論哉然則春秋之道竹即孔子正名之意也夫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莫敢不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樊遲以經世之學也樊遲所見不廣。一日請於孔子。學治耕稼之事。孔子曰。吾不如老農。遲又以圃圃之事。比稼尤易。請學爲圃。孔子曰。吾不如老於圃。樊遲再亦惟老於圃者。精於稼。精於圃。吾不如老圃。問而孔子再拒。此其終不悟也。故能復問而出。孔子懼其終不悟。趣卑陋。與遲之所爲也。夫學能自

治而治人者謂之人治人者事也上學不能自治人者事也上學不能自治人之民吾儒所學脩己治人之道爲上
軌物則觀瞻之下自生其儼恪之心民之敢
不敬者誰乎上誠好禮而莊以自持舉動一秉乎
協乎經權則感應之間自深其效順接物始
之敢不服者誰乎上誠好信而至誠惻怛悉
終皆示以不欺則實意所孚自動其忠愛之
心民之敢不用情者誰乎上好禮義信而民

之類應如是則四方之民將見襁負其子而至共歸而爲之耕稼不但不屑亦不必矣舜耕稼穡焉豈爲乎抑禮運曰聖王脩義之柄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又曰講信脩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禮義信三者實帝王經世之大學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一章書。是言窮經貴有實用也。孔子曰詩之爲經。本乎人情。該乎物理。上自朝廟設施之典。下及閭巷鄙俚之事。政治之得失驗焉。且其言多溫厚而不激烈。多諷諭而不直率。立言之意旨見焉。學者若能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施之政而政宜。見之言而言善。有肆應咸宜之用矣。乃有人焉誦詩至於三百篇之多。授之以政務而漫無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爲記誦之末。毫

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亦有何用哉大凡詩書所載皆經世之大典脩身之實學不徒託之空言原欲見之行事攷其理明理必達諸用不明其理口耳之習也不達諸用章句之功也況帝王之學尤與儒生異豈可不審所要務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一章書是示人君以端本之教也孔子曰從來君之令民未有不欲其速應者然民之

應上。視乎上之自治。身者。民之所則做者也。
果能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而其身正矣。則民之感化。不待教令。而自
然遷善敏德矣。若使其身不正。倫禮不能盡。
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
則民心不服。雖有文告之繁。號令之施。日教
天下以爲善。而民亦有不從者矣。可見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民之從與不從。不係乎
上之令與不令。而視乎身之正與不正。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可不務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慨魯衛之衰而惜其無人振興之也。孔子曰。自周公始封於魯。康叔始封於衛。兩國封建之初。同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原是兄弟之國。當其盛也。一則開國規模甚大。政事相親親一則明德而愼罰。至於今日。魯有僭竊之臣而公

室日皐。衛有禰祖之君。而人倫乖紲紀同一陵替。弟也。亦可慨也夫蓋二國之政雖衰。然典章未泯。遺風猶在。如得孔子而用之。則轉亂爲治勢同反掌。周公康叔之政。何難再見。惜乎不用。而孔子徒付之浩嘆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此一章書。是舉公子荊以風當世之有位也。

凡世祿之家怙侈滅義鮮克由禮其勢然也
荆爲衛之公子能安分知足淡於營當其器
子嘗謂衛公子荆之居室可謂善矣推其心
物用慶草草粗具之時未遂至於足用也彼
則曰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若將安於始
有而不復進望者焉既而漸漸少有未遂至
於盡備也彼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
若又將安於少有而不復進求者焉夫時未
用充裕至於富有之時未必至於精美也彼

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推其心。若處盡美極豐之境。而無以復加者焉。由始有少有。而進於富有。既見其循序有節。而無欲速之心。自無貪得之意。公子荊之居室。眞善矣哉。蓋推之居室之善。以居國。自能廉靜而寡欲。故孔子賢之。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所以風有位者深矣。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一章書。是因衛民眾多。因慨然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孔子此言。一是借其徒庶而不知所以經理之方。一是幸其已庶而可施以教養之道。冉有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無以遂其生。必也制田里使之不饑不寒。薄稅斂使之

豐衣足食。而後庶者可常保其庶也。
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不知既富
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富而不教則民無以
復其性。必立學校使之講讓而後富者可常保其富也。蓋
庶而富。既厚其生。豈可不教。又正其德。王道之
大端盡於此矣。要之富教二者。爲治世不易
之常經。聖賢一問答間施爲次第。規模畢具。
可見聖賢無念不存乎天下。無事不切於民

生有君師之責者尚其留意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擬用世之效望世之
其用也昔孔子懷濟世安民之志而不得見
用於時故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
耳誠使有人焉能委我以國政而用我將見
一年之大綱小紀次第舉行興利除弊撥
亂起衰政治粗立而可觀矣若至三年之久
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教養兼至禮樂聿興

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
蓋聖人過化存神。與天地合德。用之一朞月。即
有朞月之效。用之三年。即有三年之功。惜乎
不得少試。而徒托諸空言也。豈非春秋之不
幸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

此一章書。是言善人久道之化也。孔子曰。古
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

則盛德所積和氣所蒸亦可以勝其戾氣暴使民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自今思之人主一念醇厚之心積之又久其民自化夫豈嚴刑峻法之所致哉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善人天資純粹存心忠厚故積累之久乃能如此若夫聖人則緩來動和無俟百年之久而禮明樂備徧爲爾德普特刑措不用而已哉

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一章書是言王道無近功也孔子曰治天下者必使教化浹洽德意周流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顧非王道不足以成王道如有聖人受命而興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其涵養熏陶之深至於三十年之久而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風固非求效旦夕所能致也蓋立綱

陳紀之世權操之在上故三年有成而不可謂速漸仁摩義之心化之在下故必世而後仁而不可謂遲以王道治天下者無欲速之心而欲速之病與惰弛等均難語於久道可哉蓋欲速之病與惰弛等均難語於久道之化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一章是孔子示端本之化也孔子曰爲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居心制

行。動遵禮法。不悖綱常。不乖憲度。先自正其
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
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已。有未善。不能
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未有己不
正而能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哉。從政者。唯
反求諸身而可矣。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弟子以警權臣也。冉有

爲季氏家臣。一日自季氏之私朝而退。來見孔子。孔子曰。今日何退之晚也。冉有對曰。適有國政。相與議之。故退之晏耳。孔子曰。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吾昔日曾爲大夫。今雖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茲既不與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權。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私室者。故孔子陽爲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權奸之意深

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一章見國家之興亡由於君心之敬肆

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爲治有要。不在多言。如一言所繫。遂可以興起國家者。果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未可若是而必期其興邦之大效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爲者。不知君之一身。上則天命去留。雷所繫。下則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愼。或致無窮之患。爲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爲者。不知

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
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曠
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溺
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
於興邦耳。如使眞知爲君之難。而兢
之。處己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不
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修職業。
以共盡克艱之責。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
日以脩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

戴國家之興。蓋可必矣。然則爲君難幾乎爲興邦之明訓乎。定公又問曰。一言興邦之矣。若一言所繫。遂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小。未可若是而必期其喪邦之大禍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予不以爲君爲樂也。惟予凡有所言。臣下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夫言亦辨其善不善。何如耳。如爲君者。出其言善。臣下皆遵奉而行。不敢違

背則都俞一堂。明良喜起。豈不甚善。如爲君者出其言不善。臣下亦皆遵奉而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也。取必於心之樂。敬肆其心之間。興亡之介也。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無疆之業矣。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得民心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得民心而已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吾之風澤歡欣鼓舞而說民之遠者聞風傾心趨附而來則爲政之道得矣蓋無實心實政足以感人僅以驩虞小補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爲人上者寧邇彔遠之道誠不可不亟講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此一章書見治道貴以達大爲期也子夏爲
魯國莒父邑宰。問爲政之道。孔子示之曰。爲
政之弊有二。一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
速之弊。爾之爲爲政。必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
求目前之效。徂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
小之弊。爾之爲爲政。必志量廣大。不可見淺近
事功。便以爲得。蓋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
第。未得乎先而欲計乎後。未得乎此而欲行
乎彼。將求治愈急而行之愈礙。反不能達矣。

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謀及
不及天下。謀及一時。而不及萬世。將事
小而所遺大。大事必不成矣。從來久矣。
化成無欲。乃可言至治。所貴以純王之心。行
純王之政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明直道以示人也。葉公自言於

孔子曰。吾鄉黨之中。有躬行直道。無詐僞之人。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答之曰。直者人之生理。所謂本心之自然。吾黨之直者。卻異於爾黨之直。如子或有過也。父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隱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或有過也。子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隱之而不使彰於衆。蓋父自當愛子。子自當愛父。互相容隱。乃順

其本心之自然而發之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不求爲直而直卽在相隱中也孚必證之於人情事父攘羊而子證之父當理凡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者皆聖人之所不取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一章書見仁不外於存心之純也樊遲問求仁之方孔子告之曰所謂仁者存其心而

已。時乎居處無動無靜。衣冠瞻視。無小無大。皆恭莊。而心存於此心儼然恭莊。而心存於居處。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皆無敢怠忽。此心肅然敬謹。而心存於執事。無小無大。皆無敢欺僞。此心恪然忠實。而心存乎與人。蓋心無衆無寡。無敢慢。時而不存。在居處則見爲嚴肅而恭。在執事則見爲謹畏而敬。在與人則見爲懇至而忠。雖之夷狄。亦必確然固守。不可棄失也。可見仁者心之全德。誠能常存此心。不雜不間。將至於全

體不息。渾然天理之流矣。豈非爲仁之極功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之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此一章書見士貴有實行也。子貢問曰。五爵士之名亦難稱矣。

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
重而後爲國家重。必其
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恥
立矣。及其奉君命出使
以應對。皆能奉職無忝。不辱簡命。是有高世
之節。兼有濟世之才。可謂之天下士矣。子貢
又問曰。士全材不易多得。取人不可求備。有次
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士固以才行
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

今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其長
大節無虧可以爲士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次
之品類不同此其人才或不及而
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人
意必然與其失之固執今有
人焉知言貴信而未必合理而亦必果徑徑然
之堅確拘泥固守小人之見哉然而非惡

也與誕謾苟賤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抑亦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可以爲之人譬如斗筲小器鄙之曰噫此鄙細猥瑣所容無幾何足算而數之也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爲準而取人以實行爲先苟有其行雖硜硜之小人猶爲聖門之所不棄不然若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末過爲攖取勢利貪戀祿位之具而已孔子之所謂鄙夫孟子之

所謂賤丈夫皆此類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
而用之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傳道之深心也。孔子曰。維
皇降錫厥生者。凡人氣拘物蔽。不能脩復此中。
所受以生者。凡人氣拘物蔽。不能脩復此中。
若中行之士。率其資質之近。無過不及。中道
而行。乃傳道之器也。今既不得中行之士。以

心印心。與相授受矣。求其下此而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蓋流俗之人。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乎不可以少汚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

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逼達。以擴其不爲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庶幾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汚之鄉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進於中行。聖賢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致思有恆也。孔子曰。學者

進德脩業。貴有恆。久不變之心。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作聖之功。自強不息。是恆者。乃天地不貳之眞。而生人立命之原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爲巫醫。賤技。亦不可以交鬼神。醫者爲人祈禱。無恆則誠意不聚。不精。不可以寄生死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恆三爻辭有云。人而不恆。久其德。則內

省多疚。外悔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
子既引此辭。又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
不會玩其占。豈不
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爲之事。唯貴
有純一之心。君子恆其德。則可以爲聖賢。聖
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朝爲夕輟。有初
鮮終。其於天下之事務。茂克有濟也。可不戒
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和同之辨也孔子曰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不可徇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每懷阿比之意苟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

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汚隆之所繫。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一章書。見觀人不以衆而以類也。子貢問

曰。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愛敬之。果可以爲賢乎。孔子曰。否。一鄉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汚。而信其爲賢也。子貢又問曰。一鄉之人皆惡之。抑可以爲賢乎。孔子曰。抱獨知者。未可以爲好。而信其爲惡也。一鄉之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惡之。恐是同流俗。而信其爲惡也。一鄉之人皆好之。抑可以爲賢乎。孔子曰。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然何至德者。未可以衆惡之。亦不以衆好之。公不在於分。各以其是詭世之俗者。未可以衆惡同。而善惡之公。不在於分。各以其

類與其以
者好之之
如以鄉人
徇乎天理
欲必嫉其
苟同於小
之法徒取
則實行自
準可也

與其以鄉人皆好爲賢不如以鄉人之善
爲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爲賢不
蓋善者
狃於私
文不
觀人
其類
聖言爲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也。

孔子曰。爲人上者。操喜怒用舍之權。人有求
副其任使者。有求得其歡心者。惟君子之人。

易於服事而難於取說。何也。君子之心公而
恕。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禮之事說
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說。彼必拒

之而不爲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得進而效用於其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若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藝者皆夫小人說。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必欣然而從之矣。

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於其望無已。取必太深。其滾。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不亦難乎。要之君子說人之順己。君子愛惜人才。故賢才日衆。小人說人之順理。小人輕棄人才。故士氣日沮。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也。而其所關係。則甚鉅焉。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一章。見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也。孔子

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
君子戒愼恐懼性分之事已盡無歉故道德
潤身心廣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
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縱欲滅理非
禮之事無所不爲惟才勢自恃志得意滿但
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
謂泰乎。蓋君子坦蕩蕩何驕之有。小人長戚
戚何泰之有。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
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人就心體以求仁也孔子曰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委靡柔懦則不勝其物欲之私巧言令色則自喪其本心之正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者堅定而有守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此皆眞心之未漓者剛毅則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能存於

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蓋凡人氣稟不齊。或有未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變化氣質之功。其使人欲盡絕天理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仁而已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一章書見士貴臨鎔其氣質而運之以中和也。子路問曰。士者人之美稱。必如何斯可

謂之士矣。孔子示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柔和厚之氣。若於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爲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盡言以相與。偲偲焉告誡以相與。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此二者皆不可混。朋友以義合者。

則當切偲偲焉規過勸善侃然振直諒之
風。兄弟以恩合者則當怡怡焉式好無尤藹
然篤天親之愛。所養既善而所施合宜。益徵
士品之優矣。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尤貴有
各當之用。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徳之累
也。唯兼體而時出之。乃爲善與。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此一章書。是思善人教民之功也。孔子曰。善
人之道。篤實無僞。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

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
綱紀之振舉。故其於民也。教之以孝弟忠信
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
武之法。使之知攻守擊刺之方。至於七年之
久。亦可以即戎而敵愾禦侮矣。蓋善人之教
民。不專爲兵戎之計。惟是訓養有素。則禮義
既明。人心自固。即此休養生息之民。可得其
有勇知方之用。然必待七年而僅可。即戎。則
兵可易言哉。乃知輕談兵者。非知兵者也。孔

子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可知聖人之用意良深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一章書。見用兵不可不慎也。孔子曰。民必教而後可用。如或嚴刑峻法。不教以孝弟忠信之行。或居安忘危。不教以務農講武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而徒然使好大喜功。先爲兵端。以素不教之民。行戰陣之事。是民既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又不知有坐作擊刺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

之間。而無益於勝負之數。是乃以卒予敵也。

非棄民而何。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

時勤不虞之防。練而不用。備而不弛。備而何。所以古之

政。合爲一事。藏戰於守。寓兵於農。易曰。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誠久安長治。萬世

不易之道也。唐之府兵。明之衞所。庶幾近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此一章書。見人貴有守。有爲也。原憲問於孔

子曰天下事何者最可愧恥孔子告之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進必有爲退必有守如邦家有道聖君在上言聽計從可以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至若邦無道聖主言不聽而計不從則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可也乃猶靦顏居位而但知食祿此一大者皆可恥也蓋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若世治而不能有爲而徒竊位素餐食得無

饗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雖然。上有明聖之君。下必有廉隅之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苟至於士習頹靡。廉恥掃地。則世道之不幸。而主持風教者焉能辭其責耶。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一章書見無私方爲仁。制私未卽爲仁也。

原憲問於孔子曰。夫人有自私之心。於是

有盛氣好勝爲克。負能自矜爲伐。忿恨不平爲怨。貪得無厭爲欲。四者皆心之累也。逐念制之。使不得行。則出乎私。必入乎理。窮意可以爲仁矣。孔子告之曰。聖學工夫。易簡直截。今於克伐怨欲。逐念而制之。使不得行。則終日營營。百發百制。如捍橫流。如馭奔馬。可以爲難矣。若遂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徒曰不行。則不過

強制其情斬時不發而已倘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所以未可即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消滅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心以徵士品也孔子曰士人立身天地間原無苟安自便之私故心境異乎

常人。而品格超乎庶類。若有懷居一念。非弐
於去就取舍之際。即溺於聲色貨利之間。是
志以物移。心爲形役。惡足以爲士乎。可見學
賢安土樂天。只是隨其身之所安。無所執着
其樂也大。凡人營利己。唯狃其身之所便爲
有所繫戀。其累也淺。一起念間便爲品行所
關。人可不厲志以自立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此一章書。是論君子持身處世之法也。孔子

曰君子言行一出於正固不可違俗苟人而
尤須審時度勢如邦有道之時君臣一德同
心絕無顧忌則是非邪正之間持論不阿去
就取與之際秉正不屈言人之所不敢言行
人之所不敢行危言危行而直道以彰若邦
無道之時君臣猜疑攜貳未免瞻徇過於直
遂謗尤隨起故持己以正不可少屈以失己
之常至於議論可否不妨從容異順倍加檢
點所謂清其質而濁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

危行言孫方見明哲之學也吾人立身行己不因世運爲遷移而善世守身自有經權之妙用然爲人君者至使臣下作危行言孫之計則時事已不可問矣豈國家之福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一章書是合存發以觀人也孔子曰凡人立品蘊藉必期其深渟渣滓必期其盡不徒以文章氣節爭勝也故理得於心謂之德敷之

議論謂之言。心體純全謂之仁。忼慨激昂謂之勇。四者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存。是在觀人者知所發。據其所發未必可以信其所有德者內含沖美雖不藉夫言而英華表著自然順理成章故必有言。若有言者斐亹可聽或出於便給亦未可知豈可遽信其爲有德。如仁者心懷中正原無藉乎勇而當幾明決自然見義必爲故必有勇。若勇者秉志不回或出於血氣亦未可知安可遽信

其爲有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仁。氣華不勝實也。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不勝理也。聖賢觀人。朝廷用人。辨之不可不嚴。不嚴然鮮不有毫釐千里之失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一章書。見聖賢尚德不尚力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從來有天下者。孰得孰失。確有可

憑。如有能勇之君名羿。最善射。寒浞之子名豷。能陸地行舟。可謂勇力過人。何難陵壓一世。卻俱不得善終。若夏禹之盡力溝洫。后稷之教民稼穡。不過務民本業。絕無奇異可矜。而禹則及其身稷則及其子孫。卻皆有天下。夫以羿豷之強。其亡也如此。彼以禹稷之弱。其興也如此。得失果安在哉。此時夫子默然不答。可否已在意中。南宮适會意而出。頓悟已在言外。孔子復贊美之曰。今觀适之所言。進禹

穆而退。翌畀畀。蓋尚德不尚力可知已。其人品之高。誠。爲君子之人。心術之正。誠爲尚德之人。今尚力者十。尚德者昌。觀周家卜年八百之久。而嬴秦氏不過二世而滅。得失昭然可見。聖賢之評論不大彰明較著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心術之邪正以衡品也。凡人有心即有仁心。有邪正遂有仁

不仁之分。心有誠僞。遂有君子小人之別。則是仁者爲君子。不仁者爲小人也。君子以天下爲念。然或氣習未除。私心難化。間有不仁。愛處。卻無傷於品。故君子而不仁者容或有之。若小人止知有身。物欲久蔽天理全無。非倭肆以縱其奸。卽矯飾以逞其僞。間有一念之仁。亦乍明而乍滅耳。豈有小人而能仁者哉。總之仁者直行其心。立心於仁。則在在皆仁。雖明見其不仁。其仁自在。不仁者曲護其迹。

迹或似於仁。適所以濟其不仁。縱然依傍名理。自附於仁。卻事事非仁。縱然依傍名理。自附人主不可不致辨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立忠愛之準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情之所在。卽理之當然。如不合理。便非至情。如父之於子。自褓褓以及成人。惟恐撫鞠勿周。然以姑息爲愛。則志佚而驕愛之適以害之也。惟眞能愛子者。必使去其

驕佚。而能勉以爲聖。爲賢。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自公孤以及百僚。分當隨事開納。然以諂諛爲忠。則志卑而順。忠之適以誤之也。惟眞能忠君者。務使去其卑順。而勉以爲堯爲舜。是諍之者正所以全其忠。忠焉能勿諍乎。然則愛之必至於勞。有一憚勞之念。卽非所以自愛之心。卽非所以勸忠。是在爲君者不可拒諍。有一拒諍之心。卽非所以勸忠。是在爲臣

者。各盡其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一章書。是言辭命得人之效也。裨諶世叔子羽子產皆鄭大夫。孔子曰。朝廷之事。皆國要在和衷。鄭以小國。介強大之間。而能撫綏和睦者。以用賢各務期當任人臣以身許國之故。然之。鄭其爲命也。以得其當耳。然則如辭命所以交鄰。其爲命也。以

裨諶善謀使之規模大意而草創之。然恐意無斷據。以世叔博聞使之考究典故而討論之。又恐詞未合節。以行人之官子羽潤色之。善於筆削使之刪繁就簡而脩飾之。又恐文采未華。以東里子產善於辭藻使之新而潤色之。此辭命之所以獨稱美善也。蓋鄭小國也而諸賢羣集各盡其材。此不形其短彼不矜其事君之善則哉。洵人臣事君之善則哉。彷彿虞廷師濟之風。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人論品。以昭萬世之公也。春秋時。如鄭之子產。楚之子西。齊之管仲。皆賢大夫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寬猛相濟。嘗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似乎寡恩。其心實本慈愛。一日或人問子產爲何如人。孔子曰。子產之德澤廣被。國人歌頌不衰。蓋惠愛之

人也。子西爲楚平王之子。名申。能遷
王。又能改脩國政以定楚。行事雖有
不能革其短處。故或人又
問子西爲何如人。孔子不置可否。曰。
彼哉彼哉。亦其短處也。因又問管仲。曰。
下有功於齊甚多。孔子曰。只舉一事。便可見
其爲人。昔桓公奪大
百弓，以封管仲。後來
食。至沒齒終無怨恨。非心服管仲之功。豈能

如此。二子一時並著賢名。而優劣則非一律
孔子以由此而定。然則方人豈易易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一章書。是就常情事勢。論處境之公論
孔子曰。凡人境遇之來。最易搖撼。非有深心大力。未免境與情遷。如處貧者。困頓拂抑易起怨尤。非眞能樂道。悠然自得者。即安義命難免怨咨。可見處逆境爲最難。若處富者。只

謙虛收斂。不存驕肆之念。便能以禮自持。可見處順境。爲最易。夫人能處逆境。處順境。能處貧。處富。處貴。處賤。處患難。而又何可忽其所可以貧。亦可以富。人何可不勉其所守有素。外遇不累其心。恬淡自安。物欲不移其志。斯可以貧。亦可以富。人何可不勉其所難。而又何可忽其所易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此一章書。是論用人者當因材器使也。孟公

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之世卿孔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尤當量能授職如孟公綽爲人可云廉靜寡欲是宜簡而不宜繁者使爲家臣之長端謹率屬即趙魏大家亦爲之而有餘若夫大夫則必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難以勝任即如滕薛小國征伐朝聘其政亦繁恐非公綽之所長也

然則人各有能有不能用得其當皆可隨事以奏功用不得其當必致因循而叢脞知人

善任是在圖治者加之意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告子路以人道之全。與人道之難也。子路問孔子曰。人生天地。兼體三才。必如何可以爲成人。孔子曰。成人亦難言之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或有一

技之材。而不能兼。或有各足之材。而不能化理。公綽之廉足以養心。卞莊子之勇足以力行。冉求之藝足以應事。四者既已兼備。而又各就所長。節之禮以得其中。正。和之樂以去其駁雜。則氣質陶鎔。化其才智技倆。而歸於德性。雖不可以爲聖。而亦可以爲成人矣。若夫今之成人。何必如此。果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平日期

許之言。始終踐之。不踰有是忠信之實。雖未能得人道之全。而本性無虧。亦可進於成人之域也。蓋聖人立教。止論學問。不論質地。蓋天而學乎人。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孔子以此勉之。然則變化氣質。尤學者之急務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此一章書。見隨時處中之不易也。公孫枝。公明賈。衛大夫。公叔文子。賈曰。天下過情之名。固不可以居矣。亦衛人。孔子問公明之事。亦非所以垂訓。涵養造詣。貫徹其眞。評論品題。務期於當。當時之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文子。信有之乎。公明賈曰。言笑取予。吾人處己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之過也。吾夫子非不言。不過言

不妄發必以時故人不厭其言而樂聽之
不言夫子非不笑不過一嚬一笑樂得其正
故人不厭其笑而遂稱爲不取。
不過凡所當取必揆於義故人不厭其取而
遂稱爲不取耳。孔子疑而詰之曰時言樂笑
義取果其然乎。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舉動合
宜於外者不能隨時合節。汝夫子其信然乎。
聖人勉人爲善之懷不大可見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
不要君吾
不信也
此一章書是誅魯臣無君之心也臧武仲
大夫名紇防是魯封武仲所食之邑武仲得
罪於魯出奔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卑辭於
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似乎不忘先祀
又請命於君後世之人臣將必以仲爲賢矣孔
子欲爲後世人臣戒而爲誅心之論曰武仲
求後之時身居防邑則以防而請後矣竊其

隱衷。不過以君不遂其請。將據邑以叛。是要
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在武仲以爲父兄之
故。欲自諱其要君而要君之迹昭然。誰能寬
其罪而信之哉。觀孔子斷武仲之罪。如是之
嚴。誅武仲之隱。如是之確。春秋一字之貶。爲
萬世不易之經。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不然。一有於名教。得罪於神明。
國法漏脫一時。然得罪於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誅之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事徵心。以發霸者之隱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孔子曰。吾觀世運。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風愈下。則人心愈衰。然於短中取長。亦自有別。故五霸之盛。莫如桓文。論其心術。均非王道之正。而觀其行事。亦有優劣之分。文公爲人。不由正道。每以詐謀取勝。殆譎而不正。若桓公行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較晉文則善矣。可謂

正而不譎者乎。春秋以文公欲解朱圉。
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攜楚。
等詭祕陰險。桓公罄罪伐楚。責包茅之不貢。
退師服楚。惟禮律之是遵。何等正大光明。兩
人行事。大槩如此。聖人一言可爲千古定論
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一章書是聖人就人論仁也子路曰昔齊桓公小白出奔莒其弟子糾奔魯爭立爲君。桓公歸殺其弟公子糾召忽管仲。召忽爲子糾而死。管仲不死。臣事桓公所謂忘君事讐豈忍心害理得毋召忽之未仁乎。孔子曰稽古諸侯不以大義率之。以大信一之。以大利物功莫大焉。以此觀之。孰能濟人者難求其全。昔桓公糾合諸侯。假兵車之力。而用衣裳之會。

得而如管仲之仁。孰得而如管仲之仁。孰
得以不死之故害其爲仁也。蓋孔子特以忽
之功無足稱仲之故害其不可沒。固非與仲
而貶忽之死也。聖人權衡折衷之論。大率如
此。不然。宋儒程子謂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
不可無萬世君臣之義。抑又何耶。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衡量不以小過而泯大功也。子貢復繼子路而問曰。如管仲者。其爲人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既不能爲子糾死。而又相桓。不死。反又爲桓公相。心竊疑之。孔子曰。賜疑管仲之不死。而又相桓。不知管仲既能相桓。亦可不死。試即其相桓而言。桓爲諸侯長。以定霸。天下由此而正。不獨當世賴之。至今之民。猶享太平之福。皆仲之功也。則是管仲之

甚大。爲利甚溥。卽謂管仲至今存可也。使當
冠無管仲。吾必被髮左衽。不能有今日之衣
匹婦之徒然一死。猶如匹夫
之中。將令天下後世。泯然無聞。管仲豈若是
哉。可見有小信而無遠圖。卽自縊於溝瀆
身之小節。而衡人者。尤當畧其所短。錄其所
長。未可以常情恆理臆斷而淺測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

之曰可以爲文矣。

此一章書是取人忘分以薦賢也。公叔文子。大夫。其後謚爲貞惠文子。大夫僎。先爲文子家臣。後因文子薦其賢於衛君。始得與文子同升爲公朝之大夫。故記者特記之曰。公叔文子忘分之善也。曰大夫僎明乎行己之得升公朝而爲大夫。皆因文子同升諸公。見僎之得升公朝而爲大夫。皆因文子薦之。故得與文子同也。然則文子惟有知人之

明故能薦賢有大公之懷故能忘
事君故能薦賢孔子聞而深嘉之曰
文者美謚也今文子之爲文即薦賢之一事
觀之其胸襟何等光明正大斯可
可見薦賢爲國人臣盛事倘畧存
嫌疑便不能大道爲公休休有容如文子者
庶幾有大臣之風乎孔子刪書以泰誓終篇
拳拳於一个臣之有容其所以爲後世人臣
勸至深達也而三代以後姻嫉者益多不亦

重負聖人立教之意哉故人君欲擇羣臣必
自擇大臣大臣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一章書見用材貴得其當也衛靈公是周
時諸侯。孔子以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故嘗
言其無道。季康子因問曰諸侯無道必至喪
失其位。今靈公失德如是何故能保其位而

不喪乎。孔子曰。靈公雖云無道。其用人一節。尚有可觀。如仲叔圉善於言語。即用之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凡朝聘往來。不至失禮。而無啓釁召禍之事。如祝鮀熟於禮文。即用之專管宗廟。料理祭祀。則凡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得任爲將帥。練習軍士。則凡守禦豫備即用之繫屬人心之原。如王孫賈長於武事。

臨事無患。而免敵國窺伺之虞。假使此數人者。不能各用其材。此數事者。不能各得其理。

又何能保守此位哉。夫有人而不用。與無人同。用人而棄其所長。繩其所短。與不用同。今簡任協宜。相濟成美。其不喪宜也。夫以靈公知人善任。尚可以保國。況有道之主。得天下賢才而善用之。有不享太平而樂萬年者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此一章書。是孔子激人勇行也。士君子幹旋宇宙。必有一種深沉含蓄之氣。方能實心圖事。不徒以誇衆眩聽自矜也。凡八之

出言最易力行最難然行能踐言者惟北蓋
愧之心可以自厲既知羞愧惟恐名不稱實」
便能勇於力行若一意詭張全不知恥是不
自揣其能否言之既出而欲踐之蓋亦難矣
所以言之未出當先勉其所爲爲之既力猶
必踐其所言不然三皿高自稱許徒作欺人之
詞其爲之也不亦羞乎孔子非欲人緘口結
舌正欲人竭力有爲故以愧悔之心發其勇
行之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即此意

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討罪正君臣之義也。陳成子。齊大夫。名恆。其君簡公。孔子嘗爲魯司寇。時已致仕。家聞之。鄰。重。其事。沐浴齊

戒而朝於魯哀公曰君
逆實天理所難容陳恆
兵討之時魯有三家之
能自主對孔子曰可往
孟孫叔孫季孫也孔子
法所當誅我雖致仕義
三子而使我往告其感
諸口者因奉君命而往
子曰齊有弒君之臣魯

倫所繫甚重我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亦吾
盡吾心而已蓋魯之三家猶齊之陳恆
子之告哀公固知哀公之不能自主孔子之
告三子亦知三子之必不允從其始也不過
披瀝以陳其繼也不過奉命而往終亦托諸
空言而已不得見諸行事然而未誅不得臣之身
已誅不得不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以純臣之道也子路問人臣事君當何如孔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盡其誠凡進言宣力務使實意懇到內可質諸己外可質諸人勿用詐用術而此中有所欺也自是而上有明聖之君下無煩匡救之事豈非厚幸乎然或未能無過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詘諫無畏避侃侃然盡言諫諍引以向道而塞其違心雖犯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

盡於此矣。夫未能無欺。而欲犯。則犯由於矯飾。既能弗欺而不犯。則做人相須而亦相成。孔子豈獨告子路。止以立萬世事君之極則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心術之各殊也。孔子曰。君子爲君子。小人爲小人。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其初秖爭一念之公私。而其後遂各底其極。有大相懸者。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

凡事必循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由是志氣清明。知日求其精。行日求其備。勢不至爲賢爲聖達者也。人欲本高明之途。而愈積愈自汚下。小人凡事必徇人欲。而不念夫天理之公。由是志氣昏昧。不止其已。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正。則達向上。心入於邪。則達向下。人品之不同。祇視乎此。故天良日益損。邪行日益多。勢不至爲狂爲愚不止。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汚下之途。而愈流愈下。蓋下達者也。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正。則達向上。

治心之功誠不可不嚴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學者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古之學者。專務求於內。致知以窮乎各有所。古今同此道。卽同此學。而學者之心。則理之原。力行以蓄乎德之實。所勉者皆眞實切近工夫。求能有得於己不已也。既能有得於己不已也。惟爲己者然。今之學者專務求於外。不必知之至。而止期足以見於己。尤不已也。此其心惟爲人者然。

其知。不必行之盡。而止。朔足以見其行。所尚者。皆脩飾名譽之事。苟可以邀人之知。亦無弗爲也。此其心惟爲人者然。蓋爲己者。終必有以及於人。體全斯用備也。爲人者。究未能有所得於己。驚未必喪本也。豈古今人之不相及。與其用心各殊。而得力亦相反。此孔子所以深以浚勉學者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一章書見聖賢相契不在離合之迹。而在心也。昔衛國有賢大夫蘧瑗。字伯玉。孔子至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伯玉使人來候問孔子。孔子敬其使。與之坐而問曰。夫子今日何爲。使者進脩之事無窮。夫子今日之所爲。當不同於昔日也。不識夫子何爲。使者對曰。凡人孰能無過。貴有以省察克治之耳。夫子戰

兢惕勵此中未嘗一日敢弛一念之失必謹一事之非必飭誠欲寡其過耳而人欲難於盡消天理難於來復日期寡過焉而已能則不自爲無過而克治嚴欲寡過則不自爲己能而功脩密非伯玉之賢不能有此心是以孔子於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有此心非使者既出而深贊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嘉使者愈懷伯玉矣蓋聖賢爲己之學原無可自足

之時。寓過未能。乃伯玉曰。勵而不容自已之心也。孔子之素所深信於伯玉者以此。使者能委曲道之。故不禁重與乎使也。然則聖賢之相契。無非學問之眞。豈猶夫世俗往來之末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章書。是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

曾子曰。凡人心所用爲思。身所處爲位。思適安乎其位。天理之公也。思苟越乎其位。人欲

之私也。是以君子。卽其
日用常行之道。如爲君則思仁。爲臣則思敬。爲父子
則思慈孝。爲兄弟則思友恭。貌言視聽則思
肅乂哲謀。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蓋民
者。止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知物各有其分。
故思亦止於其分。世之憧憧往來。邪妄膠擾。
而莫能自制者。其亦未審於愼思之義耳。故
宋儒程子曰。人心不可有所繫。又曰。心要在
腔子裏。正所以教人愼思用其心。以

全此虛靈不昧之本體耳。乃若二氏之說。非馳於幻妄而溺於有則淪於空寂而墮於無。豈聖賢操持存養之正道哉。甚矣心學之不明。聖賢之憂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此一章書。見君子黜浮崇實之心也。孔子曰。言易放則當恥。行難盡則當過。若使不懼其言之勝於行。而好為浮誇。不欲其行之勝於言。而行於踐履是言之數多。而行之數少求

其有所成就難矣。惟君子心存於謹言。以言爲恥。而不使不足。又安患言不必過。而不使有餘。心存於敏行。於行日損。而行不足之所以爲君子也。蓋言行原未嘗不相因而見。始也敏言而行益篤。究也行至而言自從。人能以君子之心爲心。斯行可舉。而言亦無不可揚矣。虞廷敷奏以言。必觀其行。職此意也夫。

功。孔子聽其言。必觀其行。職此意也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道愈高而心愈歉。日。道體無窮。非身歷之。不知其事之有難盡也。孔子之所以爲道者三。而我則無能焉。三者理勝而私欲盡去。凡者維何。一在於仁。仁者識勝而事幾能晰。凡窮通得失。舉不足以動其心。夫嘗無可憂也而不憂。一在於知。知者識勝而事幾能晰。凡是非邪正。舉不足以蔽其心。未嘗無可惑也而不惑。一在於勇。勇者氣勝而剛直常伸。雖

當六任
懼也而
之道然
道造其
特夫子
知勇之
自視彌
者惟常
幾矣。

極斯能者益
忘其能維時
也以賜觀之
謙如此
歉學至賢者
存此歉然不
而所見甚親
聖人而
足之心則其
學無可
懼君子
仁知勇
究之
貢曰此
於仁
爲君子
道也庶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一章書見學者當以自治爲先也。子貢平日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不可謂非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疎於內矣。故夫子嫉以警之曰。賜也爾能方人。其亦賢乎哉。蓋惟自治有餘而後得以暇及於人耳。若以我自治審方慮義理無窮。雖日孜孜焉而有未逮。又何暇較量他人乎。凡人之爲學。終其身無有暇時。以孔子之

聖。而猶自謂不暇。則凡暇時耶。於此知學至聖人。而其功愈專。希聖者可以勉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爲學者當反己以自脩也。凡人往往急於求人。而緩於求己。常患名譽之不著。而不患德業之無成。不知人。非己所得而主。其或不知。不足爲患也。夫學焉而不能窮其理。行焉而不能

踐其實。我所見知之處。反之於心。而莫可自
信。是則所當患爾。蓋知與不知存乎己。於人何與。孔子曰。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聖賢眞切爲己之學固如此。彼汲汲於
聞達者。重外而輕內也。其能事亦可槩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之用察爲明也。孔子
曰。人之欺我也。而我之欺於己。未見其事

以迎之。是謂逆詐。未見其心之疑我也。而設一意以待之。是謂億。不信。有人於此。其居心也以正。其度之。是謂億不信。有人於此。其接物也以誠。於凡人之詐者。不逆料其詐。人之不信者。不億度其不信。而受人之詐與不信。以致墮人之術。茫然或不知。即非眞能鑑物。而物無遁情者矣。乃其視詐與不信。無不有以見其隱。不煩推測之方。而自有洞燭之識。抑亦誠能先覺者。是非心體清明。而燭事幾晰義理。未易臻此。可不謂賢

乎。蓋不斷生於不明。自無所不斷。於不誠。誠自無所不誠。功亦何能本體光瑩。先知先覺如此。至誠如神。又曰。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蓋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表裏始終。自然通貫。豈術家射覆。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也。是曰孔

子欲行其道周流列國當時隱士有艾
名畚者謂孔子曰行藏各有其時人不我知
亦聽之已耳丘於列國何爲如是栖栖然依
戀而不舍與世之有心干寵者往往專事口
給以希遇合今無乃彼爲便佞而取悅乎孔
子曰君子立身行己期合於道必欲以佞爲
逢時之計丘則何敢獨是守拘滯之見以隱
遁爲高而果於忘世此則固執不通而我之
所深疾也其何忍置斯世於度外耶蓋凡事

以中道爲歸。佞以悅人。與固以守己。皆非中也。若使盡如微生畝者。雖不至於佞。而未免於固。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尚德之論也。人之重君子者以德。猶馬之爲驥者以力。而其所以稱君子者以德。是以孔子曰。馬而以驥名。亦知其所由得名之故乎。驥之之能存乎任重而致遠。則力安可少也。然使

僅有其力。而難於控御。更不免於蹄齧。是無其德矣。何足爲驥乎。故稱驥者。不稱其有馳驟之力。而稱其有調良之德也。卽一驥且然。況人乎。有如斯矣。天下之必有賴乎德者。獨一驥乎哉。蓋君子之才與德。原缺一不可。而德爲尤要。有德者。無才不如有才。無才不如無才。所以元凱不輕重之間。用人者不可不在俊乂之列。分合輕重之間。用人者不可不可。而共兜不可爲德。無才子之名。而共兜不可爲才。所以元凱

不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報施之道也。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情仇怨相尋。亦安有極哉。若能於人之有怨忘焉而以德報。毋亦忠厚之道耶。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於我者。竟未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宜

若更無可以報德者矣。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自各有道。必也於我所怨者。其平日之怨。而所以報之。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而自然而不以私意行乎其間。是則雖報怨。而未嘗害其爲公也。至人之有德於我者。固重。而我之予彼者亦不輕。此報德之道。則然也。

而豈可漫以報怨哉。蓋凡事在不失其中。或

八矯杜之過聖人持理之平。必如孔子之言然後德怨之報各得其當。三皿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知發子貢也。孔子道德高厚。其用心得力之處。原不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故發歎曰。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子貢問曰。以洙泗之賢。宜無有不知者。何爲

而人皆莫知子也。孔子曰。欲人之知者。必先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知於人。若我之所爲。其何有異焉。窮通出於天也。用舍出於人也。

我無不順而受之。遭時之窮而不得於天。則責之於己。而不怨天。值時之舍而不得於人。則反之於己。而不尤人。但知黽勉於天理之常。致力於人事之近。凡所當知者。必求其無不知。所當行者。必求其無不從事於下學而已。乃積累既深。自然知日精而行日

進漸達於理之上者焉。初何嘗甚異於人哉。
惟是心存爲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
之中。能知我耳。人之所以莫我知者。正在此
也。蓋子貢平日求知於外。未嘗從心體切實
用功。孔子故爲此言以啓其心悟之機。學者
誠能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則自有與天相合
之原。雖人不我知。奚足患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此一章書見人當安命也。昔子路仕於魯。爲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譖愬子路。魯大夫子服景伯以告。懷不平之心。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夫子固將因伯寮之愬而不無惑志矣。譖邪安可聽其害正。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誣也。

孔子聞而曉之曰君子豈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將行也與或行或廢莫不有天焉其廢也與則動與世違是命之窮也行與世合是命之通也其爲道之將廢也與則動與世違是命之窮也行與廢皆由於命則由今日何獨非命使命而得行寡能使之廢其因寡而廢者即命之當廢耳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也審乎孔子之言見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凡得失毀譽俱當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

而於彌子瑕則曰有命。於公伯寮則曰命也。
蓋不欲以行廢之權。歸之讒諂之人爾。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世道之衰也。孔子曰。天生賢者。本爲世用。而賢者亦無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爲。則不得不潔身引去。而以爲辟之全其身矣。大約時之所遇不同。而所以爲辟之由各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居不仕。終其身焉。其次有

見此地無道。則辟而適於他邦者。其次有見其君禮貌既衰。而辟色者。其次有聞其君議論不合。而辟言者。凡此皆因乎時之當然而然者也。夫辟豈賢者之人隱。辟蓋有大不得已者也。孔子之在春秋轍環幾遍。而道終不行。宜其海濱老矣。然辟地辟邑辟言。而卒未嘗辟世。蓋聖人之於世固有不忍漠視者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憂時之意也。孔子之出處。視乎其時。時升之於朝。時而衰。則在野者常聚而盛。則在朝者常散而歸之於野。我觀今日其作而隱去者蓋已七人矣。夫七人豈其無用世之思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夫國家之用人。惟其賢而已。故嘗得一二賢士。遂足以成天下之治。舉七人而羣隱焉。則世道之降可知。是以有國家者能使賢士效忠於朝。而不至荒遯於野。則

以幾於上治不難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一章書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昔子路從孔子遊。偶止宿於石門之地。時有賢人隱於下位。而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來。

子路曰。從孔氏而來。晨門曰。君子相時而動。

可爲則爲。不可爲則藏焉已乎。而猶周流不已。

之不可爲。則藏焉已乎。而猶周流不已。俗未管

一日忘情於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強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遊。其勞甚矣。蓋賢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不容已。乃以是譏孔子。聖賢之相越。豈不甚遠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揭。淺揭。

而已矣。濮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忘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思以道濟天下。故周流四方。時而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適有隱士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磬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之感往往托之樂音。隱士乃賢者。自能審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譏之曰。何其鄙哉。識之不達。而徑徑然堅確以守乎。君子進退各因乎時。世莫己

知則道與時違斯潔身引去而已矣凡徒步
涉水者見水之淺則攝上體之衣而涉之見水之深則褰下體之衣而涉之見
揭而揭誠知淺淺之宜也用世者乃不自度
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隨
遇而能通乎孔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之言
其果於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無非
爲救時之計也若但獨善其身置天下於度
外則亦無所難矣而謂我能已乎天下雖當

不可爲治之時。而聖人與天地合德。視萬物爲一體。天地之生物。無不欲治。蓋聖人之心。不忍聽其不治。溺而不急於遂其生。則非聖人之心矣。故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彼荷蕢者何足以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
此一章見古人居喪。既不廢禮。復不廢政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子張問於孔子曰。商書說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當商王小乙薨。居喪於諒陰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號令。安所稟令乎。孔子曰。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安所稟令乎。此書所云何謂也

容坐廢。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命於冢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冢宰以爲君裁決事幾。則輔相得人。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誠如古君雖不言何憂國之生亂哉。大抵命令可守。嗣君雖不言。則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後世賢如漢文。而猶有短喪之舉。其遺譏史冊。不亦宜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當以禮也。孔子曰居上

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於聽言動之必謹。達之於禮。心誠好之。脩之於身。而視當。如此則禮義以明。等威以辨。爲民者莫不安分循理。不待我之驅逼而自樂於使令矣。

此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然必爲上之人。眞心實意以好之而後可。不然。則因循苟且以化民而成俗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一章書是言脩己治人之要也子路問爲君子者以敬脩其身而已蓋無事則收斂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則點檢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則身脩而德成矣豈不可爲君子乎子路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己合一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

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
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
下爲公。豈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正己而物正。
可以推之而安百姓。其
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堯舜之聖。其心猶
歉然不敢自以爲是也。而謂未足以盡君子
乎。蓋敬爲脩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
終之道。千聖相傳。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
遠而廢興存亡。皆於一念敬肆之幾決之君

天下者誠不可以不審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此一章書是聖人惡人無禮也原壤是孔子故人素放蕩於禮法之外嘗蹲踞以待孔子孔子責之曰汝自卑幼之時則不知孫弟之道及至長大則無一善之可稱述今又老而不死徒足以傷風敗俗爲民之賊而已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蓋使之勿蹲踞也聖人

於敗壞禮教之人。淺惡而痛責之。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小子之道也。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曰。此童子能進益。故夫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與。孔子曰。

童子之長者之位也。又見其嘗與先生並行。吾見此童子嘗居於
童子而不守禮安分如此則非能求益者。但
蹶等凌節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
之傳賓客之命。觀少長之序。所以裁抑之而
非所以寵異之也。蓋聖門之教。固貴敏求。尤
忌凌躐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5581